

程

志

程志卷之七

元承編第十一

元承劉氏名安節

問仁曰此在諸公自思之將聖賢所言仁處類聚觀之體認出來孟子曰惻隱之心仁也後人遂以愛為仁惻隱固是愛也愛自是情仁自是性豈可專以愛為仁孟子言惻隱為仁蓋為前已言惻隱之心仁之端也既曰仁之端則不可僂謂之仁退之言博愛之謂仁非也仁者固博愛然僂以博愛為仁則不可

問仁與心何異曰心是所主處仁是統事言曰若是

則仁是心之用否曰固是若說仁者心之用則不可心譬如身四端如四支四支固是身所用只可謂身之四支如四端固具於心然亦未可僂謂之心之用或曰譬如五穀之種必待陽氣而生曰非是陽氣發處却是情也心譬如穀種生之性便是仁也

問人有以君子敬而無失與人為一向是否曰不可敬是持己恭是接人與人恭而有禮如接人當如此也近世淺薄以相狃狎為相與以無圭角為惟愛如此者安能久若要久須是恭敬君臣朋友皆

當以敬為主也。比之上六曰：比之无首，凶。象曰：比之无首，无所終也。比之有首，尚懼无終。既无首，安得有終？故曰：无所終也。比之道，須當有首。

或問簿佐令者也。簿所欲為令，或不從，柰何？曰：當以誠意動之。今令與簿不和，只是爭私意。令是邑之長，若能以事父兄之道事之，過則歸己，善則惟恐不歸於令。積此誠意，豈有不動？得人問授司理，何如？曰：甚善。若能克其職，可使一邑無冤民也。幙官言事不合，如之何？曰：必不得已，有去而已。須權量事之大小，事大於去，則當去；事小於去，則去不須去。

也事大於爭則當爭事小於爭則不須爭也今人  
只被以官為業如何去得

問學何以至覺悟處曰莫先致知能致知則愚一日  
愈明一日久而後有覺也學而無覺則何益矣又  
奚學為息曰庸庸倫眩終息便庸以至作聖又是一  
箇思故曰勉強學問則聞見博而智益明又問  
莫是致知與力行兼否曰常人言終知得非禮不  
可為須用勉強至於知穿窬不可為則不待勉強  
是知亦有淺深也古人言樂循禮之謂君子若勉  
強只是知循禮非是樂也終到樂時便是循禮為

樂不循禮為不樂何苦而不循禮自不須勉強也  
若夫聖人不勉而中不思而得此又上一等事

思曰睿思慮久後睿自然生若於一事上思未得且  
別換一事思之不可專守著這一事蓋人之知識

於這裏蔽著雖強思亦不通也

一本此下云或問  
思一事或泛及他

事莫是心不專否曰心  
若專怎生解及別事

古之學者一今之學者三異端不與焉一曰文章之  
學二曰訓詁之學三曰儒者之學欲適道舍儒者  
之學不可

或曰人問其以學者當先識道之大本道之大本如

何求其告之以君臣父子夫婦兄弟朋友於此五者上行樂處便是曰此固是然怎生地樂勉強樂不得湏是知得了方能樂得故人力行先湏要知非特行難知亦難也書曰知之非艱行之惟艱此固是也然知之亦自艱譬如人欲往京師必知是出那門行那路然後可往如不知雖有欲往之心其將何之自古非無美林能力行者鮮能明道以此見知之亦難也

問忠信進德之事固可勉強然致知甚難曰子以誠敬為可勉強且恁地說到底湏是知了方行得矣

不知只是覷却堯學他行事無堯許多聰明睿知  
怎生得如佗動容周旋中禮有諸中必形諸外德  
容安可妄學如子所言是篤信而固守之非固有  
之也且如中庸九經修身也尊賢也親親也堯典  
克明峻德以親九族親親本合在尊賢上何故却  
在下湏是知所以親親之道方得未致知便欲誠  
意是躡等也學者固當勉強然不致知怎生行得  
勉強行者安能持久除非燭理明自然樂循禮性  
本善循理而行是順理事本亦不難但為人不知  
旋安排著便道難也知有多少般數煞有淺深而



親見一人曾為虎所傷曰言及虎神色便變傍有  
數人見佗說虎非不知虎之猛可畏然不如佗說  
了有畏懼之色蓋真知虎者也學者深知亦如此  
且如膾炙貴公子與野人莫不皆知其美然貴人  
聞著便有欲嗜膾炙之心野人則不然學者須是  
真知纔知得是便泰然行將去也某年二十時解  
釋經義與今無異然思今日覺得意味與少時自  
別

或問進修之術何先曰莫先於正心誠意誠意在致  
知致知在格物格至也如祖考來格之格凡一物

上有一理。湏是窮致其理。窮理亦多端。或讀書講明義理。或論古今人物。別其是非。或應事接物。而處其當否。皆窮理也。或問格物。湏物物格之。還只格一物。而萬理皆知。曰。怎生便會貫通。若只格一物。便通衆理。雖顏子亦不敢如此道。湏是今日格一件。明日又格一件。積習既多。然後脫然自有貫通處。涵養湏用敬。進學則在致知。

問學者。湏志終大。如何。曰。志無大小。且莫說道。將第一等讓與別人。且做第二等才。如此說。便是自棄。雖與不能居仁由義者。差等不同。其自小一也。言

學便以道為志言人便以理為志自謂不能者自  
賊者也謂其君不能者賊其君者也

或問人有恥不能之心如何曰人恥其不能而為之  
可也恥其不能而揜蔽之不可也問技藝之事恥  
已之不能如何曰技藝不能安足恥為士者當知  
道已不知道可恥也為士者當博學已不博學可  
恥也恥之如何念曰勉之而已又安可嫉人之能  
而諱已之不能也

問敬還用意否曰其始安時不用意若能不用意却  
是都無事了又問敬莫是靜否曰終說靜便入於

釋氏之說也不用靜字只用敬字終說著靜字便是妄也孟子曰必有事焉而勿正心勿忘勿助長也必有事焉便是心勿忘勿正便是勿助長

或問獨處一室或行闔中多有驚惧何也曰只是燭理不明若能燭理則知所惧者妄又何惧焉有人雖知此然不免惧心者只是氣不充湏是涇養久則氣充自然物動不得然有惧心亦是敬不足

人語言緊急莫是氣不定否曰此亦當習習到言語自然緩者便是氣質變也學至氣質變方是有功人只是一個習令觀儒臣自有一般氣象武臣自

有一般氣象貴戚自有一般氣象不是生來便如此只是習也某舊嘗進說於主上及太母欲令上於一日之中親賢士大夫之時多親宦官宮人之時少所以涵養氣質薰陶德性

或問人或倦怠豈志不立乎曰若是氣體勞後須倦若是志怠生倦得人只為氣勝志故多為氣所使如人少而勇老而却少而廉老而貪此為氣所使者也若是志勝氣時志既一定更不可易如曾子易其之際其氣之微可知只為他志已定故雖死生計大事亦動他不得蓋有一絲氣在則志猶

在也

問人之燕居形體怠惰心不慢可否曰安有箕踞而  
心不慢者昔呂與叔六月中來饒氏間屋中某嘗  
窺之必見其儼然危坐可謂敦篤矣學者須恭敬  
但不可令拘迫拘迫則難久矣

伊子曰嘗親聞此  
乃謂劉貞夫也

問思慮果出於正亦無害否曰且如在宗廟則主敬  
朝廷主莊軍旅主嚴此是也如戔不以時紛然無  
度雖正亦邪

問游宣惠云人能戒慎恐懼於不覩不聞之時則無  
聲無臭之道可以馴致此說如何曰馴致漸進也

然此亦大綱說固是自小以致大自修身可以至  
於盡性至命然其間有多少般數其所以至之之  
道當如何荀子曰始乎為士終乎為聖人今人學  
者須讀書終讀書便望為聖賢然中間至之之方  
要有多少荀子雖能如此說却以禮義為偽性為  
不善它自情性尚理會不得怎生到得聖人大抵  
以堯所行者欲力行之以多聞多見取之其所學  
者皆外也

問人於議論多欲已直無含蓄之氣是氣不平否曰  
固是氣不平亦是量使人量隨識長亦有人識高

而量不長者是識實未至也大凡別事人都強得  
惟識量不可強今人有斗筲之量有釜斛之量有  
鍾鼎之量有江河之量江河之量亦大矣然有涯  
有涯亦有時而滿惟天地之量則無滿故聖人者  
天地之量也聖人之量道也常人之有量者天資  
也天資有量者須有限大抵六尺之軀力量只如  
此雖欲不滿不可得且如人有得一薦而滿者有  
得一官而滿者有改皂官而滿者有入兩府而滿  
者滿雖有先後然卒不免譬如器或物初滿時尚  
可以救護更滿則必出此天資之量非知道者也



昔王隨甚有器量 仁廟賜飛白書曰王隨德行  
李淑文章當時以德行稱名望甚重及為相一人  
求作三路轉運使王薄之出鄙言當時人皆驚怪  
到這裏位高後便動了人之量只如此古人亦有  
如此者多如鄧艾位三公年七十處得甚好及回  
下蜀有功便動了言姜維云云謝安聞謝玄破苻  
堅對客圍碁報至不喜及歸折屐齒強終不得也  
更如人大醉後益恭謹者只益恭便是動了雖與  
放肆者不同其為酒使動一也又如貴公子位益  
高益卑謙只卑謙便是動了雖與驕傲者不同其

為位所動一也然惟知道者量自然宏大不勉強而成今人有所見卑下無佗亦是識量不足也人纔有意於為公便是私心昔有人典選其子弟係磨勘皆不為理此乃是私心人多言古時用直不避嫌得後世用此不得自是無人豈是無時

聖人作事甚宏裕今人不知義理者更不須說總知義理便迫窄若聖人則綽綽有餘裕

問觀物察已還曰見物及求諸身否曰不必如此說物我一理纔明彼即曉此合內外之道也語其大至天地之高厚語其小至一物之所以然學者皆

當理會又問致知先求之四端如何曰求之性情固是切於身然一草一木皆有理須是察

為人處世間得見事無可疑處多少快活

問人之學有覺其難而有退志則知之何曰有兩般有思慮苦而志氣倦怠者有憚其難而止者向嘗為之說今人之學如登山麓方其易處莫不闢步及到難處便止人情是如此山高難登是有定形實難登也聖人之道不可形象非實難然也人弗為耳顏子言仰之彌高鑽之彌堅此非是言聖人高遠實不可及堅固實不可入也只此是譬喻却

无事大意却是在瞻之在前忽焉在後上又問人  
少有得而遂安者如何曰此實無所得也譬言如以  
管窺天乍見星斗燦爛便謂有所見喜不自勝此  
終無所得若有大志者不以管見為得也

問惡外物如何曰是不知道者也物安可惡釋氏之  
學便如此釋氏要屏事不問這事是合有邪合無  
邪若是合有又安可屏若是合無自然無了更屏  
什麼彼方外者苟且務靜乃遠迹山林之間盖非  
明理者也世方以為高惑矣

問橫渠之書有迫切處否曰子厚謹嚴終謹嚴便有

七卷  
迫切氣象無寬舒之氣孟子却寬舒只是中間有  
些英氣終有英氣便有圭角英氣甚害事如顏子  
便渾厚不同顏子去腥人只毫髮之間孟子大賢  
亞聖之次也或問氣象於甚處見曰但以孔子之  
言比之便見如水與水精非不光比之玉自是有  
溫潤含蓄蓄氣象無許多光耀也

問上古人多壽後世不及古何也莫是氣否曰氣便是命也曰今人不若古人壽是盛衰之理歟曰盛衰之運卒難理會且以歷代言之二高三王為盛後世為衰一代言之文武成康為盛幽厲平桓為

衰以一君言之開元為盛天寶為衰以一歲則春  
夏為盛秋冬為衰以一月則上旬為盛下旬為衰  
以一日則寅卯為盛戌亥為衰一時亦然如人生  
百年五十以前為盛五十以後為衰然有衰而復  
有盛者有衰而不復及者若舉大運而言則三王  
不如五帝之盛兩漢不如三王之盛又其下不如  
漢之盛至其中間又有多少盛衰如三代衰而漢  
盛漢衰而魏盛此是衰而復盛之理譬如月既晦  
則再生四時往復來也若論天地之大運舉其大  
躰而言則有衰削之理如人生百年雖赤子才生

一日便是減一日也形骸日自長而數日漸減不相害也

今習俗如此不美然人却不至大故薄惡者只是為善在人心者不可忘也魏鄭公言使民澆漓不復返朴今當為鬼為魅此言甚是只為秉彜在人雖俗甚惡亦減不得

蘇季明問中之道與喜怒哀樂未發謂之中同否曰非也喜怒哀樂未發是言在中之義只一个中字但用不同或曰喜怒哀樂未發之前求中可否曰不可既思於喜怒哀樂未發之前求之又却是思

也既思即是已發總發便謂之和。不謂之中也。又問呂博士言當求於喜怒哀樂未發之前信斯言也。恐無著莫如之何。而可曰。看此語如何。地下若言存養於喜怒哀樂未發之時。則可。若言求中於喜怒哀樂未發之前。則不可。又問學者於喜怒哀樂發時。固當勉強裁抑於未發之前。當如何用功。曰。於喜怒哀樂未發之時。更怎生求。只平日涵養便是。涵養久。則喜怒哀樂發自中節。或曰。有未發之中。有既發之中。曰。非也。既發時便是和。美發而中節。固是得中。只為將中和來分說。便是和也。



季明問先生說喜怒哀樂未發之謂中是在中之義  
不識何意曰只喜怒哀樂未發便是中也曰中莫  
無形躰只是个言道之題目否曰非也中有甚形  
躰然既謂之中也須有个形象曰當中之時耳無  
聞目無見否曰雖耳無聞目無見然見聞之理在  
始得曰中是有時而中否曰何時而不中以事言  
之則有時而中以道言之何時而不中曰固是所  
為皆中然而觀於四者未發之時靜時自有一般  
氣象及至接事時又自別何也曰善觀者不如此  
却於喜怒哀樂已發之際觀之賢且說靜時如何

曰謂之無物則不可然自有知覺處曰既有知覺  
却是動也怎生言靜人說復其見天地之心皆以  
謂至靜能見天地之心非也復之卦下面一畫便  
是動也安得謂之靜自古儒者皆言靜見天地之  
心唯某言動而見天地之心或曰莫是於動上求  
靜否曰固是然最難釋氏多言定醒人便言止且  
如物之好湏道是好物之惡湏道是惡物自好惡  
關我這裏甚事若說到我只是定更無所為然物  
之好惡亦自在裏故聖人只言止所謂止如人君  
心於仁人臣心於敬之類是也易之艮言止之義

曰良其止止其所也言隨其所止而止之人多不能止蓋人萬物皆備遇事時各因其心之所重者更互而出終見得這事重便有這事出若能物各付物便自不出來也或曰先生於喜怒哀樂未發之前下動字下靜字曰謂之靜則可然靜中湏有物始得這裏便是難處學者莫若且先理會得敬能敬則自知此矣或曰敬何以用功曰莫若主一季明曰昞嘗患思慮不定或思一事未了作事如麻又生如何曰不可此不誠之本也湏是習習能專一時便好不拘思慮與應事皆要求一或曰當

靜坐時物之過乎前者還見不見曰看事如何若  
是大事如祭祀前旒蔽明黠纒光耳凡物之過者  
不見不聞也若無事時目須見耳須聞或曰當敬  
時雖見聞莫過焉而不留否曰不說道非礼勿視  
勿聽勿者禁止之辭總說弗字便不得也問禱說  
中以赤子之心為已哉是否曰已哉而去道未遠  
也曰大人不失赤子之心若何曰取其純一近道  
也曰赤子之心與聖人之心若何曰聖人之心如  
明鏡如止水

人於夢寐間亦可以卜自家所學之淺深如夢寐顛

倒即是心志不定操存不固

問人之形骸有限量心有有限量否曰論心之形則安  
得無限量又問心之妙用有限量否曰自是人有限  
量以有量之形有限之氣苟不通之以道安得  
無限量孟子曰盡其心知其性心即性也在天為  
命在人為性論其所主為心其實只是一箇道又  
豈有限量天下更無性外之物若云有限量除是  
性外有物始得

問心有善惡否曰在天為命在義為理在人為性主  
於身為心其实一也心本善發於思慮則有善有

不善若既發則可謂之情不可謂之心譬如水  
謂之水至如流而為派或行於東或行於西却謂  
之流也

問喜怒出於性否曰固是終有生識便有性有性便  
有情無性安得情又問喜怒出於外如何曰非出  
於外感於外而發於中也問性之有喜怒猶水之  
有波否曰然湛然平靜如鏡者水之性也及遇沙  
石或地勢不平便有湍激或風行其上便爲波濤  
洶湧此豈水之性也哉人性中只有四端又豈有  
許多不善底事然無水安得波浪無性安得情也

問人性本明因何有蔽曰此須索理會也孟子言人性善是也雖荀楊亦不知性孟子所以獨出諸儒者以能明性也性無不善而有不善者才也性即是理理則自堯舜至於途人一也才稟於氣氣有清濁稟其清者為賢稟其濁者為愚又問愚可變否曰可孔子謂上智與下愚不移然亦有可移之理惟自暴自棄者則不移也曰下愚所以自暴自棄者才乎曰固是也然知道佗不可移不得性只一般豈不可移却被佗自暴自棄不肯去學故移不得使肯學時亦有可移之理

問聖人之經旨如何能窮得曰以理義去推索可也  
學先須讀論孟窮得論孟自有箇要約處以此觀  
他經甚費力論孟如丈尺權衡相似以此去量度  
事物自然見得長短輕重其嘗語學者必先看論  
語孟子今人雖善問未必如當時人借使問如當  
時人聖人所答不過如此今人看論孟之書亦如  
見孔孟何異

孟子養氣一篇諸君望潛心玩索須是實識得方可  
勿忘勿助長只是養氣之法如不識怎生養有物  
始言養無物又養箇甚麼浩然之氣須見是一箇



物如顏子言如有所立卓尔孟子言躍如也卓如躍如分明見得方可

問必有事焉當用敬否曰敬只是涵養一事必有事焉須當集義只知用敬不知集義却是都無事也又問義莫是中理否曰中理在事義在心內為不主義浩然之氣從何而生理只是發而見於外者且如恭敬幣之未將也恭敬雖因幣帛威儀而後發見於外然須心有此恭敬然後著見若心無恭敬何以能爾所謂德者得也須是得於已然後謂之德也

問敬義何別曰敬只是持己之道義便知有是有非  
順理而行是為義也若只守一箇敬不知集義却  
是都無事也且如欲為孝不成只守著一箇孝字  
湏是知所以為孝之道所以侍奉當如何溫清當  
如何然後能盡孝道也又問義只在事上如何曰  
內外一理豈特事上求合義也

問舍則亡心有亡何也曰否此只是說心無形體終  
主著事肯便在這裏終過了便不見如出入無時  
莫知其鄉此向亦湏要人理會心豈有出入亦以  
操舍而言也放心謂心本善而流於不善是放也

問盡已之謂忠莫是盡誠否曰既盡已安有不誠盡已則無所不盡如孟子所謂盡心曰盡心莫是我有惻隱羞惡如此之心能盡得便能知性否曰何必如此數只是盡心便了緣數著便不盡大抵稟於天曰性而所主在心緣盡心即是知性知性即是知天矣

問出辭氣莫是於言語上用工夫否曰須是養乎中自然言順理今人熟底事說得便分明若是生事便說得蹇澁須是涵養久便得自然若是慎言語不安發此却可著力

問博我以文約我以禮曰此是顏子稱聖人最切當處聖人教人只是如此既博之以文而後約之以禮所謂博學而詳說之將以返說約也博與約相對聖人教人只此兩字博是博學多識多聞多見之謂約只是使之知要也又問君子博學於文約之以禮亦可以弗畔矣夫與此同乎曰這箇只是淺近說言多聞見而約束以禮雖未能知道庶几可以弗畔於道此言叢人君子多識菴吝注行而能不犯非禮者爾非顏子所以學於孔子之謂也又問此莫是小成否曰亦未是小成去知道甚遠

如曰多聞擇其善者而從之多見而識之知之次也聞見與知之甚異此只是聞之者也又曰聖人之道知之莫甚難曰聖人之道安可以難易吾聖人未嘗言易以騙人之志也未嘗言難以沮人之進仲尼但曰未之思也夫何遠之有此言極有含蓄意思孟子言夫道若大路然豈難知哉只下只一箇豈字便露筋骨聖人之言不如此如下面說人病不求耳子歸而求之有餘師這數句却說得好孔孟言有異處亦須自識得

問不遷怒不貳過何也語錄有怒甲不遷乙之說是

否曰是曰若此則甚易何待顏氏而後能曰只被說得粗了諸君便道易此莫是最難須是理會得因何不遷怒如舜之誅四凶怒在三凶舜何與焉蓋曰是人有可怒之事而怒之聖人之心本無怒也譬如明鏡好物來時便見是好惡物來時便見是惡鏡何嘗有好惡也世之人固有怒於室而色於市且如怒一人對那人說話能無怒色否有能怒一人而不怒別人者能忍得如此已是煞知義理若聖人因物而未嘗有怒此莫是甚難君子役物小人役於物今人有可喜可怒之事自家著一

分陪奉它此亦勞矣聖人心如止水

曾子傳聖人之道只是一箇誠焉語曰參也魯如聖人之門子游子夏之言語子貢子張之才辯聰明者甚多卒傳聖人之道者了質魯之人人只要一箇誠實聖人說忠信處甚多曾子孔子在時甚少後來所學不可測且易簣之事非大賢以上佗不得曾子之後有子思便可見

季明問君子時中莫是隨時否曰是也中字最難識須是默識心通且試言一廳則中央為中一家則廳中非中而堂為中吾一國則堂非中而國之中

為中推此類可見矣且如初寒時則薄裘為中如在盛寒而用初寒之裘則非中也更如三過其門不入在禹稷之世為中若居陋巷則非中也或曰男女不授受之類皆然曰是也男女不授受中也在喪祭則不如此矣

學者須是務寔不要近名方是有意近名則大本已失更學何事為名而學則是偽也今之學者大抵為名為名與為利清濁雖不同然其利心則一也今市井閭巷之人却不為名為名而學者志於名而是矣然其心猶恐人之不知韓退之只是會道



音語曰內不足者急於人知沛然有餘厥聞四馳  
大抵為名者只是內不足內足者自是無意於名  
如孔子疾沒世而名不稱此一向人多錯理會此  
只是言君子惟患無善之可稱當汲汲為善非是  
使人求名也

易八卦之位元不曾有人說先儒以謂乾位西北坤  
位西南然乾坤任六子而自處於無為之地此大  
故无義理風雷山澤之類便是天地之用豈天地  
外別有六子如人生六子則有各任以事而父母  
自閒風雷之類于天地閒如人身之有耳目手足

便是人之用也豈可謂手足耳目皆用而身無為乎曰見賣兔者曰聖人見河圖洛書而畫八卦然何必畫書只看此兔亦可作八卦數便此中可起古聖人只取神物之至著者耳只如樹木亦可見數兔何以無尾有血無脂只是為陰物大抵陽物尾長陽盛者尾愈長如雉是盛陽之物故尾極長又其身文明今之行車者多植尾於車上以候雨晴如天時雨則尾先垂向下終晴便植立

問劉牧曰坎離得正性艮巽得偏性如何曰非也它據方位如此說如居中位便言得中氣其餘豈不

得中氣也或曰五行是一氣曰人以為一物某道是五物既謂之五行豈不是五物也五行備然後能生且如五常誰不知是一箇道既謂之五常安得混而為一也

問行狀云盡性至命必本於孝弟不識孝弟何以能盡性至命也曰後人便將性命別作一般事說了性命孝弟只是一統底事就孝弟中便可盡性至命至如灑掃應對與盡性至命只是一統底事無有本末無有精粗却被後來人言性命者別作一般高遠說故舉孝弟是於人切近者言之然今昔

非無孝弟之人而不能盡性至命者由之而不知也

問窮神知化由通於禮樂何也曰此句須自家体認人徃徃見禮壞樂崩便謂禮樂亡然不知禮樂未嘗亡也如國家一日存時尚有一日之禮樂盖由有上下尊卑之別也除是禮樂亡盡然後國家始亡雖盜賊至所為不道者然亦有禮樂盖必有總屬必相聽順乃能為盜不然則叛亂無統不能一日相聚而為盜也禮樂無處無之學者要須識下問明則有禮樂幽則有鬼神何也曰鬼神只是一



陰陽其勢高下甚相背然必相須而為用也有陰便有陽有陽便有陰有一便有二終有一二便有  
一二之間便是三已往更無窮卷子亦言三生萬物此是生生之謂理自然如此維禿之命於稊不已自是理自相續不已非是人為之如使可為雖使有萬般安排也須有息時只為無為故不息中庸言不見而彰不動而變無為而成天地之道可一言而盡也使釋氏千章萬句說得許大無限說話亦不能逃此三句只為聖人說得要故包含無盡釋氏空周遮說尔只是許多

問舜能化瞽象使不格姦何為不能化商均曰所謂  
不格姦者但能使之不害已與不至大惡也若商  
均則不然舜以天下授人欲得如已者商均非能  
如已爾亦未嘗有大惡大抵五帝官天下故擇一  
人賢於天下者而授之三王家天下遂以與子論  
其至理治天下者當得天下最賢者一人加諸衆  
人之上則是至公之灋後世既難得人而爭奪與  
故以與子與子雖是私亦天下之公灋但守法者  
有私心耳

問王通曰隱德君子也當昔有以言語後來被人傳

會不可謂全書若論其粹處殆非荀楊所及也若續經之類皆非其倫

問楊雄去就不足觀如言明哲煌煌旁燭無疆此甚悔恨不能先知遜於不虞以保天命則是只欲全身也若聖人先知必不至於此必不可奈何天命亦何足保邪問太玄之作如何曰是亦贅矣必欲撰玄不如明易邵堯夫之數以玄而不同數只是一般但看人如何用之雖佐十玄亦可况一玄乎

遜之晚來為文所得處甚多學本是修德有惠然後有言退之却倒學了曰學文日求所未至遂有所



得如曰軻之死不得其傳似此言語非是蹈襲前人又非鑿空撰得出必有所見若無所見不知言所傳者何事

漢文帝殺薄昭李惠裕曰為殺之不當溫公以為殺之當說皆未是據史不見它所以殺之之故須是權事勢輕重論之不知當時薄昭有罪漢使人治之曰殺漢使也還是薄昭與漢使飲酒回忿怒而致殺之也漢文帝殺薄昭而太后不安奈何既殺之太后不食而死奈何漢治其罪而殺漢使太后雖不食不可免也須權它那箇輕那箇重然後

論它殺得當與不當也論事須着用權古今多錯  
用權字終說權便是變論或權術不知權只是經  
所不及者權量輕重使之合義終合義便是經也  
今人說權不是經便是經也權只是稱錘稱量輕  
重孔子曰可與立未可與權

問第伍倫視其子之疾與兄子之疾不同自謂之私  
如何曰不特安寢與不安寢只是不起與十起便  
是私也父子之愛本是公才著此心做便是私也  
又問視已子與兄子有間否曰聖人立憲曰兄弟  
之子猶子也是欲視之猶子也又問天性自有輕

重疑若有間然曰只為令人以私心看了孔子曰  
父子之性天性也此只就孝上說故言父子天性  
若君臣兄弟賓主朋友之類亦豈不是天性只為  
今人小看却不推其本所由來故爾已之子與兄  
之子所爭幾何是同出於父者也只為異形故以  
兄弟為手足人多以異形故親已之子異於兄弟  
之子甚不是也又問孔子以公治長不及南容故  
以兄之子妻南容以已之子妻公治長何也曰此  
亦以已之私心看聖人也凡人避嫌者皆內不足  
也聖人自至公何更避嫌凡嫁女必量其才而求

配或兄之子不甚美必擇其相稱者為之配已之  
子美必擇其才美者為之配豈更避嫌邪若孔子  
事或是季不相若或時有先後皆不可知以孔子  
為避嫌則大不是如避嫌事雖賢者且不為况聖  
人乎

秦以暴虐焚詩書而亡漢興鑑其弊必尚寬惠崇經  
術之事故儒者多儒者多雖未知聖人之學然宗  
經師古識義理者眾故王莽之亂多守節之士世  
祖繼起不待不褒尚名節故東漢之士多名節知  
名節而不知節之以禮遂至於苦節故當時名節

之士有視死如歸者苦節極故魏晉之士爰而  
為曠蕩尚虛浮而亡禮濫禮法既亡與夷狄無異  
故五胡之亂華夷狄之亂已甚必有英雄出而平  
之故隋唐混一天下隋不可謂有天下第能驅除  
耳唐有天下如貞觀開元間雖號治平然亦有夷  
狄之風三綱不正無父子君臣夫婦其原始於太  
宗也故其後世子弟皆不可使玄宗終使肅宗便  
篡肅宗終使永王璘便反君不君臣不臣故藩鎮  
不賓權臣跋扈陵夷有五代之亂漢之治過於唐  
漢大經正唐萬目舉本朝大綱甚正然萬目亦未

盡舉

問论文害道否曰害也凡為文不專意則不工若專  
意則志局於此又安能與天地同其大也書曰玩  
物喪志為文亦玩物也呂與叔有詩云學如元凱  
方成癖文侶相如殆類俳獨立孔門無一事只輸  
顏氏得心齋此詩甚好古之學者惟務養情性其  
佗則不學今為文者專務章句悅人耳目既務悅  
人非俳優而何曰古者學為文否曰人見六經便  
以為聖人亦论文不知聖人亦據彗冑中所蘊自  
成文耳所謂有德者必有言也曰游夏稱文學何

也曰游夏亦何嘗秉筆學為詞章也且如觀乎天文以察時變觀乎人文以化成天下此豈詞章之文也

冠婚喪祭禮之大者今人都不以為事某蕪嘗修六

禮將就後被召遂罷今更一二季可成家間多戀

河北蕪俗未能遽更易然大率漸使知義理一二

年書成可皆如灋

禮以宜事以俗有大故害義理者灋當去古天子諸侯於孟月

時者為首

時祭之外更有三祭冬至祭始祖立春祭

先祖季秋祭礪它則不祭冬至陽之始也立春者

生物之始也季秋者成物之始也祭始祖無主用

祝以妣配於廟中正位事之祭先祖亦無主先祖者自始祖而下高祖而上非一人也故設二位常祭止於高祖而下旁親有後者自為祭無後者祭之別位凡配止於正妻一人如諸侯用元妃是也或奉祀之人是再娶所生者即以所生母配忌曰必遷主出祭於正寢蓋廟中尊者所據又同室難以獨享也家必有廟廟无異位廟必有主其大畧如此且如豺獾皆知報本今士大夫家多忽此厚於奉養而薄於祖先甚不可也凡事死之理當厚於奉生者至於嘗新无薦享後方可人家能存得



此等事數件雖幼者漸可使知禮義凡物知母而不知父走獸是也知父而不知祖飛鳥是也唯人則能知祖若不嚴於祭祀殆與禽獸無異矣

凡祭必致齊齊之日思其居處思其笑語此孝子乎  
日思親之心非齊也齊不容有思有思則非齊齊  
三日必見其所為齊者此非聖人之語齊者湛然  
純一方能與鬼神接然能事鬼神已是上一等人  
今無宗子法故朝廷无世臣若立宗子法則人知尊  
祖重本人既重本則朝廷之勢自尊古者子弟从  
父兄今父兄从子弟好惡由不知本也且如漢高

組欲下沛肯只是以帛書與沛父老其父老便能  
率子弟从之又如相如使蜀亦遺書責父老然後  
子弟皆聽其命而从之只有一節尊卑上下之分  
然後順从而不亂也若無法以聯屬之安可且立  
宗子法亦是天理譬如木必从根直上一幹如大  
亦无有旁枝又如水雖遠必有正源亦无有分派  
處自然之勢也然又有旁枝達而為幹者故曰古  
者天子建國諸侯尊宗云

今人多不知兄弟之愛且如問閭小人得一食必先  
呂食父母夫何故以父母之口重於己之口也得

一衣必先以衣父母夫何故曰父母之體重於己之體也至於犬馬亦然待父母之犬馬必異乎己之犬馬也獨愛父母之子却輕於己之子甚者至若讐敵舉世皆如此惑之甚矣

或曰事兄盡禮不得兄之歡心柰何曰但當起敬起孝盡至誠不求伸己可也曰接弟之道何如曰盡友愛之道而已

問妻可出乎曰妻不賢出之何害如子思之嘗出妻今世俗乃以出妻為醜行遂不敢為古人不如以妻有不善便當出也只為今人將此作一件大事

隱忍不敢發或有隱惡為其陰持之曰至繼恣養  
成不善豈不害事人修身刑家最急終修身便到  
家上也又曰古人出妻有以對姑叱狗藜蒸不熟  
者亦無甚惡而遽出之何也曰此古人忠厚之道  
也古之人絕交不出惡聲君子不忍以大惡出其  
妻而以微罪去之以此見其忠厚之至也且如叱  
狗於親前者亦有甚大不是處只為他平日有故  
因此一事出之爾或曰彼以此事故見逐安能無  
辭兼他人不知是與不是則如之何曰彼必自知  
其罪但自己理直可矣何必更求他人知然有識

者當自知之也。如必待形暴其妻之不善使他人知之，是亦淺丈夫而已。君子不如此。大凡人說話多欲令彼曲我直，若君子自有一箇含蓄意思，或曰古語有之：出妻令其可嫁，絕交令其可交，乃此意否？曰是也。

問嫂叔古無服，今有之，何也？曰禮記曰：推而遠之也。此說不是。嫂與叔且遠，嫌姑與嫂何嫌之有？古之所以無服者，只為無屬。今上有父有母，下有子有婦，叔父伯父父之屬也，故叔母伯母之服與叔父伯父同。兄弟之子，子之屬也，故兄弟之子之婦服。

與兄弟之子同若兄弟則已之屬也難以妻道屬  
其妻與古者所以無服不義理推合之有服亦是不行也  
豈有同居之親而無服者又問同居之親古却無  
服豈有兄弟之妻死而已恚然無事乎曰古者雖  
無服若哀戚之心自在且如鄰里之喪尚春不相  
不恭敬自衛救之况至親乎

凡觀書不可以相類泥其義不爾則字字相梗當觀  
其文勢上下之意如充實之謂美與詩之美不同

程志卷之七

程志卷之八

迪錄第十二

迪楊氏字遵道

問有所忿懣恐懼憂患心不得其正是要無此數者  
心乃正乎曰非是謂無只是不以此動其心學者  
未到不動處須是執持其志

問胡先生解九四作太子恐不是卦義先生云亦不  
妨只看如何用當儲貳則做儲貳使九四近君便  
作儲貳亦不害但不要拘一若執一事則三百八  
十四爻只作得三百八十四件事便休也

看易且要知時凡六爻人人有用聖人自有聖人用



賢人自有賢人用衆人自有衆人用學者自有學者用君有君用臣有臣用無所不通曰問坤卦是臣之事人君有用處否先生曰是何無用如厚德載物人君安可不用

問堯中嘗愛文中子或問學易子曰終日乾乾可也此語最盡文王所以聖只是箇不已先生曰凡說經義如只管節節推上去可知是盡夫終日乾乾未盡得易據此一句只做得九三使若謂乾乾是不已不已又是道漸漸推去則自然是盡只是理不如此

子在川上曰逝者如斯夫言道之體如此這裏須是自見得張澤曰此便是無窮先生曰固是道無窮然怎生一箇無窮便了得他

問括囊事還做得在位使否先生曰六四位是在上然坤之六四却是重陰故去賢人隱便做不得在位又問恐後人緣此謂有朝隱者先生曰安有此理向林希嘗有此說謂楊雄為祿隱楊雄後人只為見他著書便湏更做他是怎生做得是曰問如劇秦文莫不當作先生云或云非是美之乃譏之也然王莽將來族誅之心未足道又何足譏譏之

濟得甚事或云且以免死然已自不知明哲煌煌  
之義何足以保身作太玄本要明易却尤晦如易  
其實無益其屋下架屋牀上疊牀他只是於易中  
得一數為之於曆法雖有合只是無益今更於易  
中推出來做一百般太玄亦得要尤難明亦得只  
是不濟事

君實嘗問先生云欲除一人給事中誰可為者願為  
光說一人先生曰相公何為若此言也如當初泛  
論人才却可今既如此某雖有其人何可言君實  
曰出於公口入於光耳又何害先生終不言

荆公嘗與明道論事不合曰謂明道曰公之學如上  
壁言難行也明道曰參政之學如捉風及後來遂  
不附已者獨不怨明道且曰此人雖未知道亦忠  
信人也

謝良佐與張繹說某到山林中靜處便有喜意覺著  
此不是先生曰人每至神廟佛殿處便敬何也只  
是每嘗不敬見彼乃敬若還嘗敬則到佛殿廟宇  
亦只如此不知在閑處時此物安在直到靜處乃  
覺繹言伊云只有這些子已覺先生曰這回比獲  
時煞長進這些子已覺固是若謂只有這些子却

未敢信

人心私欲也道心正心也危言不安微言精微唯其如此所以要精一惟精惟一者專要精一之也精之一之始能允執厥中中是極至處或云介甫說以一守以中行只為要事事分作兩處

先生每讀史到一半便掩卷思量料其成敗然後却看有不合處又更精思其間多有幸而成不幸而敗今人只見成者便以為是敗者便以為非不知成者煞有不是敗者煞有是底

先生在講筵嘗无錢使諸公回問必是俸給大段不

是後乃知到任不曾請俸諸公遂牒戶部問不支俸錢戶部索前任曆子先生云某起自草萊無前任曆子遂令戶部自為出券曆戶部只欲與折支諸公又理會館閣尚請見錢豈有經筵官只請折支又檢例已無崇政殿說書多時戶部遂定已前未請者只與折支自後為始支見錢先生後自涪陵歸復官半年不曾請俸糧料院吏人忽來索請券狀子先生云自來不會寫狀子受事人不去只令子弟錄與受官日月

先生在經筵時與趙侍郎范純甫同在後省行見曉

示至節令命婦進表賀太皇及太后太妃趙范更  
問備辦曰問先生先生云某家無命婦二公愕然  
問何不叙封先生曰某嘗昔起自州萊三辭然後  
受命豈有今日為妻求封之理問今人陳乞恩例  
義當然否人皆以為本分者不為害先生曰只為  
而今士大夫道得箇乞字慣却動不動又是乞也  
曰問陳乞封父祖如何先生曰此事體又別再三  
請益但云其說甚長侍別時說

先生云韓持國服義最不可得一日某與持國范夷  
叟泛舟於潁昌西湖須臾客將之有一官員上書

謁見大資某將謂有甚急切公事乃是求知已某  
去大資居位却不求人乃使人到來求已是甚道  
理夷叟之只為正叔太執求薦章常事也某去不  
然只為曾有不求者不與來求者與之遂致人如  
此持國便服

先生初受命便在假欲進邇尋醫既而供職門人尹  
焯深難之謂供職非是先生曰新君即位首蒙大  
恩自二千里放回亦無道理不受某在先朝則知  
某者也當時執政大臣皆相知故不當如此受今  
則皆無相知朝廷之意只是怜其貧不使飢餓於



我土地某須領他朝廷厚意與受一月料錢然官則某不做不得既已受他誥却不供職是與不受同且畧與供職數日承順佗朝廷善意了然後唯吾所欲

謝某曾問涪州之行知其由來乃族子與故人耳先生荅云族子至愚不足責故人至厚不敢疑孟子既知天安用尤臧氏因問邢七雖為愚然必不到更傾先生也先生曰邢七亦有書到某云屢於權宰處言之不知身為言官却說此語未知傾與不傾只合救與不救便在其間又問邢七久以先生

想都無知識後來極狠狠先生曰謂之全無知則不可只是義理不能勝利欲之心便牽如以也

先生去某自十七八讀論語當時已曉文義讀之愈久但覺氣味深長論語有讀了後全無事者有讀了後其中得一兩句喜者有讀了後知好之者有讀了後不知手之舞之足之蹈之者

若要不學佛須是見得他小便自然不學

學佛者多要忘是非是非安可忘得自有許多道理何事忘為夫事外無心心外無事世人只被為物所役便覺苦事多若物各付物便沒物也世人只

為一齊在那昏惑迷暗海中拘滯執泥坑裏便事  
事轉動不得沒著身處

先生舊在講筵說論語南容三復白圭處內臣貼却  
容字回問之內臣去是上舊名先生講罷回說適  
來臣講書見內臣貼却容字夫人主處天下之尊  
居億兆之上只嫌怕人尊奉過當便生驕心皆是  
左右近習之人養成之也嘗觀仁宗時宮嬪謂正  
月為始月蒸餅為炊餅皆此類請自後只諱正名  
不諱嫌名及舊名緣說了次日孫莘老講論語讀  
子畏於匡為正先生去且著箇地名也得子畏於

正是甚義理又講君祭先飯處曰說古人飲食不  
祭食穀必思始耕者食菜不思始圃者先王無德  
不報如此夫為人臣者居其位食其祿必思何所  
得爵祿來處乃得於君也必思所以報其君凡勤  
勤盡忠者為報君也如人主所以有崇高之位者  
蓋得之於天與天下之人共戴也必思所以報民  
古之人君視民如傷若保赤子皆是報民也每講  
一處有以開導人主之心處便說始初內臣宮嬪  
門等携筆在後抄錄後來見說著佞人之類皆惡  
之范堯夫曰但不道著名字儘說不妨

孚先錄第十三

孚先周氏字伯忱

問左傳可信否曰不可全信信其可信者耳某年二十時看春秋黃聲隅問子如何看春秋答之曰有兩句法云以傳考經之事迺以經別傳之真偽

師說第十四

張繹字思叔

宣仁山陵程子往赴呂汲公燕使時朝廷以館職授子子固辭公謂子曰仲尼亦不如是程子對曰公何言哉某何人而敢比仲尼雖然某學仲尼者於仲尼之道固不敢異公以為仲尼不如是何也公曰陳恒弑其君請討之魯不用則亦已矣子未及

對會殿帥苗公至子辟之幕府見公壻王讜曰先生不亦甚乎欲朝廷如何處先生也子曰且如朝廷議北郊所議不合禮取笑天下後世豈不知有一程其亦嘗學禮何為而不問也讜曰北郊如何曰此朝廷事朝廷不問而子問之非可言之所也其後有闕汲公所言陳恒之事是歟曰於傳仲尼是時已不為大夫公誤言也

呂汲公以百纁遺子子辭之時子族兄子公孫在旁謂子曰勿為已甚姑受之子曰公之所以遺某者以某貧也公位宰相能進天下之賢隨才而任之

則天下受其賜也何獨某貧也天下賢者亦以矣  
公帛固多恐公不能周也

范公堯夫攝帥成都程子將告歸別焉公曰願少留  
某將別子曰既別矣何必復勞輿衛遂行公使人  
要於路曰願一見也既見曰先生何以教我子曰  
公嘗言為將帥常使士卒視已如父母然後可用  
然乎公曰如何子曰公言是也然公為政不若是  
何也公曰可得聞歟子曰舊帥新亡而公張樂大  
饗將校於府門是教之視帥如父母乎曰亦疑其  
不可故使屬官攝主之也子曰是尤不可也公與

舊帥同僚也失同僚之義其過也小屬官於主帥其  
義重曰廢饗而頒之酒食如何曰無頒也武夫視  
酒食為重事弗頒則不思其所以而回事師之義  
乃回事而教之公曰若从先生言而不來則不問  
此矣其喜聞義如此

程子在講筵執政有欲用之為諫官者子聞以書謝  
曰公知射乎有人執弓於此衆而多中人皆以為  
善射矣一日使羿立於其傍道之以數率之法不  
從羿且怒而去矣從之則戾其故習而失多中之  
功故不若處羿於無事之地則羿得盡其言而用



舍羿不恤也某才非羿也然聞羿之道矣慮其害  
公之多中也

謝湜自蜀之京師過洛而見程子子曰爾將何之曰  
將試教官子弗荅湜曰何如子曰吾嘗買婢欲試  
之其母怒而不許曰吾女非可試者也今爾求為  
人師而試之必為此媿笑也湜遂不行

謝惜見程子子角語曰請曰今日將沐子曰豈無他  
日曰今日吉也子曰豈為士而惑此邪也曰清固  
無疑矣在已庸何恤第云不利父母子曰有人呼  
於市者曰豎尾畫慢則利父母也否則不利於父

母子亦將毀瓦畫墁乎曰此狂人之言也何可信然則子所信者亦狂言爾

先生謂繹曰吾受氣甚薄三十而浸盛四十五而後完今生七十二年校其筋骨於盛年無損也又曰人待老而保生是猶貧而後蓄積雖勤亦無補矣繹曰先生豈以受氣之薄而厚為保生邪夫子默然曰吾以忘生猶欲為深恥

程子與客語為政程子曰甚矣小人之無行也牛壯食其力老則屠之客曰不得不然也牛老不可用屠之猶得半牛之價復稱貸以買壯者不爾則廢

耕矣且安得芻粟養無用之牛乎子曰爾之言知計利而不知義者也為政之本莫大於使民興行民俗善而衣食不足者未之有也水旱螟蝗之災皆不善之致也

邵堯夫謂程子曰子雖聰明然天下之事亦衆矣子能尽知邪子曰天下之事其以不知者固多然堯夫所謂不知者何事是時適當起堯夫曰子知雷起處乎子曰某知之堯夫不知也堯夫愕然曰何謂也子曰既知之安用數推也以其不知故待推而後知堯夫曰子以為起於何處子曰起於起處

堯夫瞿然稱善

張子厚罷太常禮院歸關中過洛而見程子子曰比  
太常禮院所議可得聞乎子厚曰大事皆為禮房  
檢正所奪所議小事爾子曰小事謂何子厚曰如  
定謚及龍女衣冠子曰龍女衣冠如何子厚曰當  
依夫人品秩蓋龍女本封善濟夫人子曰某則不  
能既曰龍則不當被人衣冠矧大河之塞本上天  
降祐宗廟之靈朝廷之德而吏士之勞也龍何功  
之有又聞龍有五十三廟皆曰三娘子一龍邪五  
十三龍邪一龍則不當有五十三廟五十三龍則

不應。及為三娘子也。子厚默然。

韓持國帥許程子往見。謂公曰：適市中聚浮圖，何也？公曰：為民祈福也。子曰：福斯民者不在公乎？

韓公持國使掾為亭成而蓮已生其前。蓋掾益植而置之，公甚喜。程子曰：斯可惡也。使之為亭而更為此，以悅公，非端人也。公曰：柰何？人見之則喜。

韓公持國與范公彛叟。程子為泛舟之遊，與謂白有士人堅欲見公。程子曰：是尤有故，亟見之。頃之遽還。程子問客何為者？公缺一無薦夫為國薦賢，自當求人，豈可使人求也？公曰：子不亦甚乎？范公亦

以子不為通子曰大抵今之大臣好人求已故人求之如不好人豈欲求怒邪韓公遂以為然

韓持國罷門下侍郎出帥南陽已出國門程子往見之子時在講筵公驚曰子來見我乎子亦危矣程子曰只知履安地不知其危坐頃之公不言子曰公有不豫色何也公曰在維固無足道所慮者貽兄弟之憂耳子曰領帥南陽兄弟何所憂公悟曰正為定力不固耳

謝公師直與程子論易程子未之許也公曰昔與伯淳亦謂景溫於春秋則可易則未也程子曰以某

觀之二公皆深於易者以監司論學而主簿敢以  
為非為監司者不怒為主簿者敢言非深於易而  
何

張閱中以書問易傳不傳及曰易之義本起於數程

子荅曰易傳未傳自量精力未衰尚冀有少進爾  
然亦不必直待身後覺老耄則傳矣書雖未出學  
未嘗不傳也第患無受之者爾來書云易之義本  
起於數謂易起於數則非也有理而後有象有象  
而後有數易因象以知數得其義則象數在其中  
矣必欲窮象之隱微尽數之毫忽乃尋流逐末術

家之所尚非儒者之所務也管輅郭璞之學是也  
又曰理無形也故曰象以明理理見乎辭矣則可  
由辭以觀象故曰得其義則象數在其中矣

程子過成都時轉運判官韓宗道議減役至三大戶  
亦減一人馬子曰只聞有三大戶不聞兩也宗道  
曰三亦可兩亦可三之名不從天降地出也子曰  
乃從天降地出也古者朝有三公國有三老三  
人占則從二人之言三人行則必得我師焉若止二  
大戶則一人以為是一人以為非何從而決三則  
從二人之言矣雖然近年諸縣有使之分治者亦



失此意也

繹曰鄒浩以極諫得罪世疑其賣直也先生曰君子之於人也當於有過中求無過不當於無過中求有過

程子之盤屋時樞密趙公瞻持喪居邑中杜門謝客使侯隲語子以釋氏之學子曰禍莫大於無類釋氏使人無類可乎隲以告趙公公曰天下知道者少不知道者衆自相生養何患乎無類也若天下盡為君子則君子將誰使侯子以告程子曰豈不欲人人盡為君子哉病不能耳非利其為使也若

然則人類之存不賴於聖賢而賴於下愚也趙公聞之笑曰程子未知佛道弘大耳程子曰釋氏之道誠弘大吾聞傳者以佛逃父入山終能成佛若儒者之道則當逃父時已誅之矣豈能俟其成佛也

韓公持園與程子語嘆曰今日又暮矣程子對曰此常理從來如是何嘆為公曰老者行去矣曰公勿去可也公曰如何能勿去子曰不能則去可也孔子之時諸侯甚強大然皆周所封建也周之典禮雖甚廢壞然未泯絕也故齊晉之霸非挾尊王之

義則不能自立至孟子時則異矣天下之大國七  
非周所命者四先王之政絕而澤竭矣夫王者天  
下之義主也民以為王則謂之天王天子民不以  
為王則獨夫而已矣二周之君雖無大惡見絕於  
天下然獨夫也故孟子勉齊梁以王者與孔子之  
所以告諸侯不同君子之救世時行而已矣  
不動心有二有造道而不動者有以義制心而不動  
者此義也此不義也義吾所當取不義吾所當舍  
此以義制心者也義在我由而行之從容自中非  
有所制也此不動之異

理也性也命也三者未嘗有異窮理則盡性盡性則知天命矣天命猶天道也以其用而言之則謂之命命者造化之謂也

氣有善不善性則無不善也人之所以不知善者氣昏而塞之耳孟子所以養氣者養之至斯清明純全而昏塞之患去矣或曰養心或曰養氣何也曰養心則勿害而已養氣則在有所帥也

賤妾得進御於君是其僭恣可行而分限得踰之時也乃能謹於挹衾與裯而知命之不猶則教化至矣心生道也有是心斯具是形以生惻隱之心人之生

道也。雖桀跖不能無是以生，但戕賊之以戕天耳。始則不知愛物，俄而至於忍安之，以至於殺充之，以至於好殺，豈人理也哉。

青蠅詩言：樊棘榛言二人，四國自樊而觀之，則樊為近，而棘榛為遠；自二人而觀之，則二人為小，而四國為大。諉人之情，常欲汙白以為黑也。而其言不可以直達，故必營營往來，或自近以至於遠，或自小以至於大，然後其說流行矣。

富文忠公辭疾歸第，以其俸券還府，府受之。先生曰：受其納券者，固無足議；然納者亦未為得也。留之

而無請可矣

名分正則天下定

人心惟危道心惟微心道之所在微道之體也心與道渾然一也對放其良心者言之則謂之道心放其良心則危矣惟精惟一所以行道也

程志卷之八

程志卷之九

餘言第十五

康諫字孝思  
鄒柄字惠久

鮑若兩字高霖  
楊大隱字潛道

思叔告先生曰前日見教授夏侯旄甚歎服曰前時  
來相見問後極說與他既問却不問他好惡須與  
盡說與之學之久染習深不是盡說力抵介甫無  
緣得他覺悟六曾說介甫不知事君道理觀他意  
思只是要樂子之無知如上表言秋水既至因知  
海若之無窮大明既升豈有燭火之不熄皆是意  
常要已在人主上自古主聖臣賢乃常理何至如  
此又觀其說魯用天子禮樂去周公有人臣所不

能為之功故得用人臣所不得用之禮樂此乃大段不知事君大凡人臣身上豈有過分之事凡有所為皆是臣職所當為之事也介甫平居事親最孝觀其言如此其事親之際想亦悻悻自得以為孝有餘也臣子身上皆無過分事惟是孟子知之說曾子只言事親若曾子可矣不言有餘只言可矣唐子方作一事後無聞焉亦自以為報君足矣當時所為蓋不誠意嘉仲曰陳瓘亦可謂難得矣先生曰陳瓘却未見其已

嘉仲問如何是近思曰以類而推



用休間北郊之禮曰北郊不可廢元祐時朝廷議往  
只為五月間天子不可服大裘皆以為難行不知  
如天郊地禮制自不同天是資始故凡用物皆尚  
純藉用藁秸器用陶匏服用大裘是也地則資生  
安可亦用大裘當時諸公知大裘不可服不知別  
用一服蘇子瞻便據昊天有成命之詩謂郊祀同  
若冬至夏至皆歌豈不可邪文潞公便謂譬如祭  
父母作一處何害此是報本之祭須各以類祭豈  
得同時

又問六天之說曰此起於讖書鄭玄之徒從而廣之

甚可笑也。帝者氣之主也。東則謂之青帝，南則謂之赤帝，西則謂之白帝，北則謂之黑帝。中則謂之黃帝。豈有上帝而別有五帝之理？此因周禮言祀昊天上帝而又言祀五帝亦如之故。諸儒附此說。又問周禮之說果如何？曰周禮中說祭祀更不可考。証六天之說正與今人說六子是乾坤退居不用之時同也。不知乾坤外甚底是六子？譬如人之四肢只是一體。爾學者大惑也。

又問易言知鬼神之情狀，果有情狀否？曰有之。又問既有情狀，必有鬼神矣。曰易說鬼神便是造化也。

又問名山大川能興雲致雨何也曰氣之蒸成耳  
又問既有祭則莫須有神否曰只氣便是神也今  
人不知此理緣有水旱便去廟中祈禱不知雨露  
是甚物後何處出復於廟中求耶名山大川能興  
雲致雨却都不說著却於山川外木土人身上討  
雨露木土人身上有雨露耶又問莫是人自興妖  
曰只妖亦無皆人心興之也世人只因祈禱而有  
雨遂指為靈驗耳豈知適然其常至泗州恰值大  
聖見及問人曰如何形狀一人曰如此一人曰如  
彼只此可驗其妄興妖之人皆若此也昔有朱空

亦嘗來問學但非信道。薦者曾在泗州守官。值城中火定。遂使兵士舁僧伽避火。某後語定曰。何不舁僧伽在火中。若為火所焚。即是無靈驗。遂可解天下之惑。若火遂滅。因使天下人尊敬可也。此時不做事。待何時。邪。惜乎。定識不至此。

或問夜氣如何。曰。此只是言休息時氣清耳。至平旦之氣未與物接。亦清。只如小兒讀書。早晨便記得也。又問孔子言血氣如何。曰。此只是大凡言血氣。如禮記說南方之強是也。南方之柔弱。所謂強者。是義理之強。君子居之。北方之強。悍。所謂強者。是

血氣之強故小人居之凡人血氣須要義理勝之  
棟問孔孟言性不同如何曰孟子言性之善是性之  
本孔子言性相近謂其秉受處不相遠也人性皆  
善所以善者於四端之情可見故孟子曰是豈人  
之情也哉至於不能順其情而悖天理則流而至  
於惡故曰乃若其情則可以為善矣若順也又問  
才出於氣否曰氣清則才善氣濁則才惡稟得至  
清之氣生者為聖人稟得至濁之氣者生為惡人  
如韓愈所言公都子所問之人是也然此論生知  
之聖人若夫學而知之氣無清濁皆可至於善而

復性之本所謂堯舜性之是生知也湯武反之是  
學而知之也孔子所言上智下愚不移亦無不移  
之理所以不移只有二自暴自棄是也又問如何  
是才曰如材植是也譬如木曲直者性也可以為  
輪斲可以為梁棟可以為椽桷者才也今人說有  
才乃是言才之美者才乃人之資質徃徃脩之雖  
至愚可勝而為善又問性如何曰性即理也所謂  
理性是也天下之理原其所自未有不善喜怒哀  
樂未發何嘗不善發而中節則無徃而不善凡言  
善惡皆先善而後惡言吉凶皆先吉而後凶言是

非皆先是而後非

范公甫將赴河清尉問到官三日例須謁廟如何曰  
正者謁之如社稷及先聖是也其他古先賢哲亦  
當謁之又問城隍當謁否曰城隍不與土地之神  
社稷而已何得更有土地邪又問只恐駭衆尔曰  
唐狄仁傑廐江浙間淫祠千七百處所存惟吳太  
伯伍子胥二廟爾今人做不得以謂時不同是誠  
不然只是無狄仁傑耳當時子胥廟存之亦無謂  
伯温又問孟子言心性天只是一理否曰然自理言  
之謂之天自稟受言之謂之性自存諸人言之謂

之心又問凡運用處是心否曰是意也棟問意是  
心之所發否曰有心而後有意又問孟子言心出  
入無時如何曰心本無出入孟子只是據操舍言是  
伯溫又問人有逐物是心逐之否曰心則無出入  
矣逐物是欲

問孀婦於理似不可取如何曰然凡取以配身也若  
取失節者以配身是已失節也又問或有孤孀貧  
窮無託者可再嫁否曰只是後世怕寒餓死故有  
是說然餓死事極小失節事極大

宣仁山陵時會呂汲公於陵下公曰國家養兵乃良



策凡四。有傲百姓皆不知先生曰相公豈不見  
景德中事耶。驅良民刺面。以至及士人。蓋有限之  
兵。忽損三五千人。將何自而補。要知兵須是出於  
民可也。

學者不可不通世務。天下事譬如一家。非我為則彼  
為。非甲為則乙為。

已上唐錄

夫民合而聽之則聖。散而聽之則愚。合而聽之則大  
同。之中有箇秉彜在前。是是非非無不當理。故聖  
散而聽之。則各任私意。是非顛倒。故愚。蓋公義在

私欲不能勝也

已上鮑錄

看書須要見二帝三王之道如二典即求堯所以治民舜所以事君

伊尹受湯委寄必期天下治安而已太甲如不終惠可廢也孟子言貴戚之卿與此同然則始何不擇賢蓋外丙二歲仲壬四歲惟太甲長耳使太甲有下愚之質初不立也苟無三人必擇於宗室宗室無人必擇於湯之近戚近戚無人必擇於天下之賢而與之伊尹不自為也劉備託孔明以嗣子不

可使自為之非權數之言其利害昭然也立者非其人則劉氏必為曹氏之屠戮寧使孔明為之也霍光廢昌邑不待放知其下愚不移也始之不擇則光之罪大矣若伊尹與光是太甲昌邑所用之臣而不受先生之委寄諫不用去之可也放廢之事不可為也義理自昭然

孔明有王佐之心道則未盡王者如天地之無私心焉行一不義而得天下不為孔明死求有成而取劉璋聖人寧無成耳此不可為也若劉表子琮將為曹公所并取而興劉氏可也

東漢趙苞為邊郡守虜奪其母招以城降苞遽戰而  
殺其母非也以君城降而求生其母固不可然亦  
當求所以生母之方柰何遽戰乎不得已身降之  
可也王陵母在楚而使楚質以招陵陵降可也徐  
庶得之矣

先生云吾四十歲以前讀誦五十以前研究其義六  
十以前反覆細繹六十以後著書

人思如湧泉浚之愈新

先生在經筵時上服藥即日就醫官問動止天子方  
幼建言選宮人四十以上者侍左右所以遠紛華

養心性

孔明庶幾禮樂

韓文不可漫觀 晚年所見尤高

以上鄒錄

意必固我既亡之後必有事焉此學者所宜尽心也  
夜氣之所存者良知也良能也苟擴而充之化旦  
晝之所害為夜氣之所存然後可以至於聖人  
學者當以論語 孟子為本論語孟子既治則六經可  
不治而明矣 讀書者當觀聖人所以作經之意與  
聖人所以用心與聖人所以至聖人而吾之所以

未至者所以未得者白向而求之晝誦而味之中  
夜而思之平其心易其氣闕其疑則聖人之意見  
矣

禮記除中庸大學唯樂記為最近道學者深思自求  
之禮記之表記其亦近道矣乎其言正

古之學者為己其終至於成物今之學者為物其終  
至於喪已

君子之學必日新日新者日進也不日新者必日退  
未有不進而不退者唯聖人之道無所進退以其  
所造者極也

楊子無自得者也故其言蔓衍而不斷優柔而不決  
其論性則曰人之性也善惡混修其善則為善人  
修其惡則為惡人荀子悖聖人者也故例孟子於  
十二子而謂人之性惡性果惡耶聖人何能及其  
性以至於斯邪

古者卜筮將以決疑也今之卜筮則不然計其命之  
窮通校其身之達否而已矣噫亦惑矣

以上暢錄

程志卷之九



程志卷之十

德行第十六

明道先生名顥字伯淳河南人舉進士

調鄆縣主簿民有偕其兄宅呂居者誤地中藏錢兄  
出子訴曰父所藏也令曰此無證佐何以決之先  
生曰此易辨爾問兄之子曰爾父藏錢幾何時矣  
曰四十年矣彼偕宅居幾何時曰二十年矣即遣  
吏取錢十千視之謂偕者曰今官所鑄錢不五六  
季即遍天下此錢皆爾未藏者數十年所鑄何也  
其人遂服

南山僧舍有石佛歲傳其首放光遠近男女聚觀晝  
夜襍處為政者畏其神莫敢禁止先生始至詰其  
僧曰吾聞石佛歲現光有諸曰然戒曰俟復現无  
先白吾職事不能往當取其首就觀之自是不復  
有光

當路者欲薦之多問所欲先生曰薦士當以才之所  
堪不當問所欲

再期以避親罷再調上元近府美田為貴家富室以  
厚價薄其稅而買之小民為得一時之利久則不  
勝其弊先生為令畫法民不知擾而一邑大均其

始富者不價多為浮論欲搖其事既而皆服

江南稻田賴陂塘以溉盛夏塘堤大決計千夫不可  
一塞法當言之府府臬於漕司然後計功調役非月  
餘不能與作先生曰比如是苗稿久矣民將何食  
救民獲罪所不辭也遂發民塞之歲則大熟

江寧營水運之衝舟卒病者則留之為營以處曰小  
營二歲不下數百人至者輒死先生察其由蓋既  
歸然後請於府給券乃得食既有司文具則困於  
餓已數日矣先生白漕司給米貯營中至者與之  
食自是全者太半

信宗登遐遺制官吏成服三日而除三日之朝府尹率群官將釋服先生進曰三兩除服遺詔所命不敢違也請盡今日若朝而除之所服止二日爾尹恐不從先生曰公自除之某非至夜不敢釋也一府相視亾敢除者

茅山有龍池其龍如蜴蜥而五色祥符中中使取二龍至途中使奏一龍飛空而去自晉嚴奉以為神物先生嘗捕而脯之

移澤州晉城令民以事至邑者必告之以孝弟忠信人所以事父兄出所以事長上度鄉鄰遠近為保

伍使之力役相助患難相恤而姦無所容凡孤寡  
殘廢者責之親戚鄉黨使無所失

諸鄉皆有校暇時親至召父老而與之語兒童所讀  
書親為正向讀教者不善則為易置擇子弟之秀  
者聚而教之去邑才十餘年而服儒服者蓋數百  
人

河東財賦窘迫官所料買歲為民患雖至賤之物至  
官取之則其價翔踴多者至數十倍先生嘗度所  
需使富家預儲定其賈而出之富室不失倍息而  
鄉官所費比常歲十不過二三

先生為令視民如子欲辯事者或不持牒徑至麾下  
陳其所以先生從容告語以倦

以呂公著薦授太子中允權監察御史稟行神宗召  
對問所以為御史對曰使臣拾遺補闕裨贊朝廷  
則可使臣擬拾臣下短長以治直名則不能

前後進說甚多大要以正心室欲求賢育材為先  
先生不飭辭辯獨以誠意感動人主

嘗言人主當防未萌之欲神宗俯身拱手曰當為卿  
戒之因論人才曰陛下柰何輕天下士神宗曰朕  
不敢

王安石日益信用先生每進見不為神宗陳君道以至誠仁愛為本未嘗及功利神宗始疑其迂而禮貌不衰嘗極陳治道神宗曰此堯舜之事朕何敢當先生愀然曰陛下此言非天下之福也

荆公寢行其說先生意多不合事必論列數月之間章疏十上尤極論者輔臣不同心小臣與大計公論不行青苗取息賣祠部牒差提舉官多非其人及不經封駁京東轉運司剝民希寵不加黜責興利之臣日進尚憲之風寢衰等十餘事荆公雖與先生不同道而嘗謂先生忠信先生每與論事心

平氣味荆公多為之動而言路必欲力攻取勝由是與言者為敵

嘗被旨赴中書堂議事荆公方怒言者厲色待之先生徐曰天下之事非一家私議愿公平氣以聽荆公為之愧屈善談

先生言既不行懇求外補神宗猶重其去上章及而請至十數不許遂闔門待罪神宗命執政除先生監司墜權散遣京西路提點刑獄復上章曰臣言是願行之如其妄言當賜顯責請罪而獲遷州賞混矣累請得罪改差簽書鎮寧軍節度判官事



為守者嚴刻多忌通判而下莫敢與辯事始意先生嘗任臺憲必不盡力職事而又慮其慢已既而先生事之甚恭雖莞庫細務亡不盡心事小未安无與之辯遂亾不从者

河清卒於法不它役時中人程昉為外都水丞怙勢蔑視州郡欲盡取諸埽兵治二股河先生以法拒之昉請於朝命以八百人與之天方大寒昉肆其虐用衆逃而歸州官晨集城門吏報河清卒潰歸將入城衆官相視畏昉欲弗納先生曰此逃死自歸弗內不為亂昉有言某自當之即親往開門撫

諭約歸休三日復役衆歡呼而入且以事上聞得不復遣後昉奏事過州見先生言甘而氣攝既而揚言於衆曰瀘卒之潰乃程中允誘之吾必訴於上同列以告先生咲曰彼方憚我何能爾也果不敢言

曹村埽決時先生方救護小吳相公百里州帥劉渙以事急告先生一夜馳至帥俟於河橋先生謂帥曰曹村決京城可虞臣子之分身可塞夾為出請盡以廂兵見付事或不集公當親率禁兵以應之帥義烈士遂以本鎮印付先生曰君自用之先生

得印不暇入城省親徑走決堤諭士卒曰朝廷養爾輩正為緩急耳爾知曹村決則注京城乎吾與爾曹以身捍之衆皆感激自效論者皆以為勢不可塞徒勞人爾先生命善泗者銜細繩以渡決口水方奔注達者百一卒能引大索呂濟衆兩岸並進晝夜不息數日而合其將合也有大木自中流而下先生顧謂衆曰得彼巨大橫流入口吾事濟矣已而木果橫入

郊祀沛恩先生曰吾罪滌矣可以去矣遂求監局以便親養得罷歸歲餘得監西京洛河竹木務薦者

言其未叙季勞丐遷秩特改太常丞

知扶溝縣事數月右府同薦判除武學新進者論其新法之初首為異論罷復舊任

先生為政尚寬厚以教化為先其臨民刑未嘗不用亦威亦嚴然至誠感人而人化之

先生於座右嘗書視民如傷四字云顯安日常有愧於此

先生為政嘗權穀價不使至甚貴甚賤會大旱麥苗且枯先生命掘井以溉一井不過數工而所灌數畝闔境賴之

有犯小盜者先生謂曰汝能改行吾薄汝罪盜叩首  
顧自新後數月復穿窬捕吏及門盜告其妻曰我  
與大丞約不復為盜今何面目見之遂自經

朝廷遣官括牧地民田當沒者千頃徃徃持累世契  
券自明遂有朝旨改稅作租不復加益及聽賣  
易如私田民既倦於追呼又得不加賦乃皆服先  
生以為不可括地官至謂先生曰民願服而君不  
許何也先生曰民徒知今日不加賦而不知後日  
增租奪田則失業無以生矣曰為言仁厚之道其  
人感勸謝曰寧受責不敢違公遂去之

先生呂特旨罷去求近鄉監局以便親養得監汝州

酒稅

扶溝地卑歲有水旱先生經畫溝洫之法以治之未  
及興工而去先生曰以扶溝之地盡為溝洫必數  
年乃成吾為經畫十里之地呂開端後之人知其  
利必有鑿之者矣夫為令之職必使境內之民凶  
年饑歲免於死亡飽食逸居有禮義之訓然後為  
盡故吾於扶溝開設學校聚邑人子弟教之亦幾  
成而廢夫百里之地至狹也而道之興廢係焉是  
數事皆未及成豈不有命與然知而不為而責命

之興廢則非矣此吾所以不敢不盡心也

先生為政治務以寬處繫而裕初移澤州晉城令在  
邑三年百姓愛之如父母後僉書鎮寧軍節度判  
官事及知扶溝縣事當法令嚴密之際未嘗以眾  
為應文逃責之事人皆病於拘礙憂以為甚難而  
先生處之泰然雖當倉卒不動聲色方監司競為  
嚴急之肯其待之率皆寬厚設施之際有所賴焉  
先生所為經條法度人可效而為也至其道之而  
以動之而味不求物而物應不施信而民信則人  
不可及也

先生既為間官居洛家貧跡食或不繼而事親務養其志中外幼孤窮凶託者皆收養之撫育教道期於成人嫁女娶婦必先孤遺而後及已子女長過期至無賞以遣

哲宗嗣位召為宗正寺丞未行以疾終年五十四先生為學自十五六時聞汝南周茂叔論道遂厭科舉之業慨然有求道之志未知其要泛濫於諸家出入於老釋者幾十年返求諸六經而後得之知尽性至命必本於孝弟窮神知化由通於禮樂辨異端似是之非其言曰道之不明異端害之也昔



之害近而易知今之害深而難辨昔之惑人也乘其迷暗今之入人也因其高明自謂之窮神知化而不足以開物成務言為無不周遍實則外於倫理窮深極微而不可以入堯舜之道天下之學非淺陋固滯則必入於此自道之不明也邪誕妖異之說競起塗生民之耳目溺天下於汚濁雖高才明智膠於見聞醉生夢死不自覺也是皆正路之藜蕪聖門之救塞闢之而後可以入道

先生教人自致知至於知止意誠至於平天下洒掃應對至於窮理盡性循循有序病世之學者舍近

而趨遠處下而窺高所以輕自大而卒亡得也

劉立之曰先生高才遠業淪屈卑冗人為先生歎息而先生處之恪勤匪懈曰執事安得不謹立之從先生三十年未嘗見其忿厲之容立之嘗問先生以臨民曰使民各得輸其情問御吏曰正己以格物

邢恕曰堯舜三代帝王之治上下與天地同流者先生固已默而識之至於興造禮樂制度文為下至行師用兵戰陳之法無不造其極外之夷狄情狀山川道路之險易邊鄙防戍城寨斥堠控帶之要

靡不究知其吏事操決文法簿書又皆精密詳練  
先生可謂通儒全才矣

范祖禹曰先生於經不務解析為枝詞要其用在已  
而明於知天其教人曰非孔子之道不可學也

游酢曰神宗一日言及辭命先生曰人主之學唯當  
務為急辭命非所先也 會同天節宮嬪專獻奇

巧為天子壽先生既言於朝又願謂執政戒之執  
政曰宮嬪實為非上意也庸何傷先生曰作淫巧  
以蕩上心所傷多矣公之言非是 先生與人交

亡隱情雖童僕必託以忠信故人亦不忍欺之嘗

自澶淵遣奴持金詣京師質用物計金之數可當  
二百千奴凶父母妻子同列聞之莫不駭且謂既  
而奴持物如期而歸先生少長親闈視之如傷  
又氣象清越洒然如在塵外宜不能勞苦及遇事  
則每與賤者同起居飲食人不堪其難而先生處  
之裕如也嘗董役雖初寒烈日不擁裘不御蓋時  
所巡行衆莫測其至故人自致力常先期畢事異  
昔夫伍中夜多譁一夫或怖萬夫競起姦人乘虛  
為盜者不可勝數先生以師律處之遂訖去亡譁  
者初至鄆有監酒稅者以賄播聞然怙力文身

自號能殺人衆皆憚之雖監司州將未敢發先生  
至將與之同事其人不自安輒為言曰外人謂某  
自盜官錢新主簿將發之某勢窮必殺人言未訖  
先生嘆曰人之為言一至於此足下食君之祿詎  
肯為盜蕙一有之將救死不暇安能殺人其人嘿  
不敢言後亦私償其所盜卒以諱去

謝良佐曰先生嘗曰吾學雖有所受天理二字却是  
自家體貼出來 明道先生終日坐如泥塑人然  
接人渾是一團和氣 先生善言詩他又不曾章  
解句釋但優游玩味吟哦上下便使人有得處

先生談詩竝不下一字訓詁有時只轉却一兩字點掇他念過便教人省悟如云道之云遠冒云能來思之切也不攸不求何用不藏歸於正也

伊川先生名頤字正叔明道先生之弟

皇祐二年季十八上書闕下勸仁宗以王道為心生  
需為念黜世俗之論期非常之功且乞召對面陳  
所學不報間游太學時海陵胡翼之先生方主教  
導嘗以頤子所學何學論試諸生得先生所試大  
驚即延見處以學職呂希哲原明與先生鄰齋首  
以師禮事焉既而四方之士從遊者日益衆

舉進士嘉祐三年廷試報罷遂不復試

哲宗嗣位門下侍郎司馬允尚書左丞呂公著西京  
留守韓絳上其行義於朝十一月丁巳授汝州團  
練推官西京園子監教授先生再辭尋名赴闕元  
祐元年三月至京師除宣德郎祕書省校書郎先  
生辭曰神宗時布衣被召自有故事今臣未得入  
見未敢祗命於是召對太皇太后向諭將呂為崇  
政殿說書先生辭不獲始授西監之命且上奏論  
經筵三事其一呂上富於春秋輔養為急宜選賢  
德以備講官因使陪侍宿直陳說道義所以涵養

氣質薰陶德性其二請上左右內侍宮人皆選老  
成厚重之人不使侈靡之物淺俗之言接於耳目  
仍置經筵祇應內臣十人使伺上在宮中動息以  
語講官其或小有違失得旨隨事規諫其三請令  
講官坐講官養人主尊儒重道之心寅畏祇懼之  
意命下以通直郎充崇政殿說書先生再辭而後  
受命

五月差同孫覺願臨及園子監長式看詳園子監條  
制先生所定大槩旨為學校禮義相先之地而月  
使之爭辨非教養之道請改試為課有所未至則



學官召而教之更不考定高下制尊賢堂以延天下道德之士鐫解額以去利誘省繁文以專委任厲行檢以厚風教及置侍賓吏師齋立觀光法如是者亦數十條

六月上疏太皇太后言今日至大至急為宗社生靈長久之計惟是輔養上德而輔養之道非徒涉書史覽古今而已要使跬步不離正人乃可以涵養薰陶成就聖德今間日一講解釋數行為益既少又自四月罷講直至中秋不接儒臣殆非古人朝夕承弼之意俟初秋即令講官輪日入侍陳說義

理仍選臣僚家十一二歲子弟一人侍上習業且以適英迫隘暑熱恐於上体非宜而講日宰相史官皆入使上不得舒泰悅懌請自今一月再講於崇政殿然後宰相史官入侍餘日講於延和殿則後楹垂簾而太皇太后時一臨之不惟省察主上進業其於后德未无無補且使講官欲有所言易以上達所係尤大又講讀官例兼佗職請亦罷之使得積誠意以感上心皆不報八月差兼判登聞鼓院先生引前說且言入談道德出領訴訟非用人之體再辭不受

先生在經筵每當進講必宿齋頽戒潛思存誠冀以  
感動上意而其為說常於文義之外反覆推明歸  
之人主一日當講顏子不改其樂章門人或疑此  
章非有人君事也將何以為說及講既畢文義乃  
復言曰陋巷之士仁義在躬忘其貧賤人主崇高  
奉養極備苟不知學安能不為富貴所移且顏子  
王佐之才也而簞食瓢飲季氏魯國之蠹也而富  
於周公魯君用舍如此非後世之監乎聞者嘆服  
而哲宗亦常首肯之不知者或謂其委曲已甚先  
生曰不於此盡心竭力而於何所乎

入侍之際容貌極莊時文潞公呂太師平章重事或侍立終日不懈上雖喻以少休不去也人或以問先生曰君之嚴視潞公之恭孰為得失先生曰潞公三朝大臣事幼主不得不恭吾以布衣職輔導亦不敢不自重也

嘗聞上在宮中起行漱水必避螻蟻因請之曰有是乎上曰然誠恐傷之耳先生曰愿陛下推此心以極四海

所講書有容字中人以黃覆之曰上藩邸嫌名也先生講罷進言曰人主之勢不患不尊患臣下尊之

過甚而驕心生爾此皆近習輩養成之不可以不戒請自今舊名嫌名皆勿復避

昔神宗之喪未除而百官以冬至表賀先生言卽序變遷時思方切請改賀為慰及除喪有司又將以開樂致宴先生又奏請罷宴曰除喪而用吉禮則因事用樂可矣今特設宴是喜之也

在職累月不言祿吏亦弗致既而諸公知之俾戶部特給焉又不為妻求邑封或問之先生曰某起於草萊三辭不獲而後受命今日乃為妻求封乎

經筵承受張茂則嘗召諸講官啜茶觀畫先生曰吾

平生不啜茶亦不識畫竟不往

同朝之士有以文章名世者疾之如讐與其黨類巧為詆謗一日赴講會上瘡疹不坐已累日先生退詣宰臣問上不御殿知否曰不知先生曰二聖臨朝而上不御殿太皇太后不當獨坐且人主有疾而大臣不知可乎翌日宰相以先生言奏請問疾由是大臣亦多不悅而諫議大夫孔文仲因奏先生經筵陳說僭橫忘分遍謁貴臣臺諫騰口間亂以償恩讐八月差管勾西京國子監先生累乞致仕不報

五年正月丁大中公憂去官七年服除直秘閣判西京國子監先生再辭極論儒者進退之道而監察御史董敦逸奏以為有怨望輕躁語五月改授管勾崇福官未拜以疾尋醫

元祐九年哲宗初親政申秘閣西監之命先生再辭不就紹聖間以黨論放歸田里三年十一月送涪州編管

徽宗即位赦還洛十月復通直郎權判西京國子監先生既受命即謁告欲遷延為尋醫計既而供職門人尹焞深疑之先生曰上初即位首被大恩不

如是則何以仰承德意然吾之不能仕蓋已決矣  
受一月之俸焉然後惟吾所欲爾建中靖國二年  
五月追所復官依舊致仕

大觀元年九月庚午卒於家年七十有五疾革門人  
進曰先生平日所學正今日要用先生力疾微視  
曰道著用便不是其人未出寢門而先生沒

尹焞曰先生之學本於至誠其見於言動事為之間  
處中有常䟽通簡易不為矯異不為狷介寬猛合  
宜莊重有體或說匄匍以吊喪誦孝經以追薦皆  
無此事衣雖紬素冠襟必整食雖間儉蔬飯必潔



太中年老左右致養無遠以家事自任悉力營辦  
細事必親贍給內外親族八十餘口 又曰先生  
於書無所不讀於事無所不能

謝良佐曰陝右錢以鐵舊矣有議更以銅者已而會  
所鑄子不踰母謂無利也遂止之伊川聞之曰此  
乃國家之大利也利多費省私鑄者衆費多利少  
盜鑄者息民不敢盜鑄則權歸公上非國家之大  
利乎 又有議增解鹽之直者伊川曰價卑則鹽  
易洩人人得食無積而不售者歲入必倍矣增價  
則及是已而果然 司馬公既相薦伊川伊川曰

使執富當國時吾猶可以行及司馬公大變熙豐  
復祖宗之舊伊川曰役法當討論未可輕改也公  
不然之既而數年紛紛不能定

邵堯夫先生精於易數先生同里巷三十季未嘗一  
言及之